

吴以宁

顾吉辰 著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中国后妃制度研究

(唐宋卷)

ZHONGGUO HOUFEI ZHIDU
YANJIU
TANG SONG JUAN
WUYINING GUJICHEN ZHU
HUADONG LIGONG DAXUE
CHUBANSHE



DG91/20

• 吴以宁 顾吉辰 著

中国后妃制度研究

(唐宋卷)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RB053 / 89

1515476

(沪)新登字 208 号

中国后妃制度研究

(唐宋卷)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梅陇路 130 号

邮政编码 200237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展望印刷厂印刷

开本 860×1168 1/32 印张 13 插页:1 字数 348 千字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册

ISBN7-5628-0602-0/K · 7 定价 28.00

前　　言

我国的后妃制度，作为政治制度的重要部分，它是人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后妃制度又是我国政治“轴心”皇帝制度的组成部分，它在政治制度史中居于一定的地位。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现实对历史的继承性不可抹煞。在历史的长河里有许多现实和未来的因素，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有精华，也有糟粕。谁能科学地掌握这些因素，谁就能把握住前进的方向。我们研究中国后妃制度，尤其是研究封建社会重要时期的唐宋后妃制度，并非单纯地了解，更不是为了欣赏后妃的“美色”，而是实事求是地总结，来启发人们的思索。基于这样的认识，才促使我们去撰写《中国后妃制度研究》（唐宋卷）一书。

后妃制度，是一种特殊的婚姻家庭制度，它与一般普通家庭的婚姻制度，有着明显的不同，它只举行于帝王显贵之家。自原始社会后期开始，随着历史进程的推移，后妃制度经历了形成、发展和完善的长期演化。自唐中叶起，我国封建社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到宋代几乎定型化，从而呈现出不同于过去的社会新面貌，这种社会新面貌的出现，也影响着唐宋后妃制度不同于过去，具有它自己的个性特点。由于它在最高统治集团中实行，所以它的发展每时每刻都会受到政治的制约，同时又给当时的政治以巨大的影响。长期居于我国主宰地位的儒家思想，尤其是宋代的理学，是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帝王之家治理政务的好坏，对当时的社会安定、生产发展、国计民生，关系尤大。即使是寻常百姓之家的青年女子，一旦入选在国君身旁，也便立刻进入政治中枢，参与中央的决策系统和机制运行。她们在“政治轴心”的运转过程中，或者被压抑于深宫后院，或者顽强地显示自身的价值，或者遁入空门而出家为尼，或者临朝参政而发挥自

己的政治手腕。掖庭重幕后的白发悲歌，飞檐广殿里的勾心斗角，乃至千秋翼皇帝，临朝弄权，都给我国历史增添了几多烦恼，几分姿色。因此，要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国政治制度史，就必须懂得一点后妃制度，尤其是唐宋后妃制度。

为便于读者和研究者对唐宋两朝后妃制度有个广泛的、全面的了解和进一步探讨，我们一改传统的章节结构写法，采用独立标题组合撰写，以期人们阅读资料时产生兴趣、加深领会、方便研究。本书列出皇帝纳后、临轩册命皇后礼仪、皇太子纳妃、宫禁之职、皇后蚕礼、宫人出选、后妃陵制、后妃谥法、后妃服饰、后妃车辂、后妃神主、后妃年寿、后妃淫乱、后妃与佛教、后妃与道教、后妃与音乐舞蹈、后妃等级、后妃俸禄、后妃交聘、后妃预政、后妃著述以及后妃轶事等二十二个标题内容，加以论述。唐宋之外其它王朝的后妃制度，将另行撰著出版。

我们多年来一直从事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又有繁重的教学任务，只能利用一些余暇，收集资料，列出标题，逐一撰写。在学友和同行们的鼓励和帮助下，断断续续花了多年时间完成拙著。限于学识，错误或难以避免，敬请大家指正。

本书唐代部分由吴以宁同志撰写，宋代部分由顾吉辰同志撰写。

吴以宁 顾吉辰
一九九五年一月于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

目 录

前言

一、皇帝纳后.....	(1)
二、临轩册命皇后礼仪.....	(24)
三、后妃服饰.....	(35)
四、后妃车辂.....	(42)
五、皇后蚕礼.....	(48)
六、后妃陵制.....	(59)
七、后妃神主.....	(77)
八、后妃谥法.....	(86)
九、宫禁之职	(102)
十、宫人选出	(127)
十一、后妃淫乱	(148)
十二、后妃年寿	(155)
十三、后妃著述	(162)
十四、后妃与佛教	(173)
十五、后妃与道教	(192)
十六、后妃与音乐舞蹈	(205)
十七、后妃交聘	(237)
十八、后妃预政	(255)
十九、后妃等级	(264)
二十、后妃俸禄	(267)
二一、皇太子纳妃礼仪	(273)
二二、后妃轶事	(287)
附录：	
征引书目	(402)

皇帝纳后

婚姻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件重要事情。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定社会制度下形成的婚姻，其中包括统治者皇帝纳后的礼俗，是由该社会的经济制度决定的。它受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因而，通过皇帝纳后这一特殊的婚姻礼俗，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社会文明的程度。

以下主要就婚礼产生及其沿革、唐代皇帝纳后的礼俗，作些简要的论述。

一、婚礼的产生及其沿变

古代婚礼的产生是有一定历史条件的。《吕氏春秋·恃君览》说：先“夫妇之道”，然后才有“制嫁娶之礼”。即在初民社会，是没有什么婚姻关系，自然也没有什么婚礼的。即使在早期的婚姻形态下，也未形成产生婚礼的机制。男女双方的结合，除与性生活相关的情感联系和象征性的礼品交换外，并未建立起经济、社会的关系，也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生活同共体的家庭。当时的配偶关系是临时的，而且也不止一二个人。这种婚姻关系不须社会认可，也不必举行婚礼。

但是，如果男女之间经过一定的选择，然后结成较长期的、稳定的配偶关系，并由此组建自己的家庭，情况就不同了。它使配偶双方进入新的社会角色，形成一系列新的社会联系、社会关系。这就使建立家庭的婚姻关系，有通过一定礼仪程式，以取得社会的赞同和认可的必要。这是产生婚礼的一个重要原因，自然也包括当时最高统治者纳后聚妻这样一种非常特殊、非常显贵的婚礼在内。产生婚礼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出于当事人的宗教文化心理，即缔结建立家庭的婚姻关系，必须经过一定仪式以取得神灵、祖先的认可和保佑。因为在远

古，人们极为愚昧，做任何事都要先祈祷神灵、祖先，以取得它们的同意和保佑，认为乞求神灵以后，就会祛灾降福。缔结建立家庭的婚姻关系这样的终身大事，就更需要通过一定礼仪程式，祈求神灵、祖先的认可和保佑了。所以，在周代就强调男女婚配，必须“斋戒以告鬼神”（《礼记·典礼》上）。婚礼的产生，再有一种文化心理的原因。这就是通过一定的形式，满足与经过自己选择的、长期共同生活的性伴侣正式结合的欢快心理情绪的需要。《礼记·礼运》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即人经过选择的长期性伴侣组建家庭由于共同劳动、生儿育女时产生的欢快心情。这正如《汉书·贾捐之传》所说的：“人情，莫亲父母，莫乐夫妇。”这样，当一个男子、一个诸侯、一个国王一旦与“寤寐思服”、“辗转反侧”，而“求之不得”的“窈窕淑女”正式结婚的时刻，“钟鼓乐之”（《诗经·关雎》）就是很自然的了。这就是婚礼中为什么往往会有音乐歌舞的缘故。这些活动与取得祖先神灵和社会认可的仪式结合起来，就形成了重要而欢乐的婚礼。

限于当时的经济、文化条件，最初的婚礼并不复杂。婚礼由简单到复杂以至形成一整套的礼仪程式，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一般而言，复杂的婚礼与父系父权家长制和私有制的产生有着密切关系。父系父权家长制形成后，子女成了家长的私有物，包办和买卖婚姻随之出现。这种婚姻，一是通常要经过媒人从中撮合。二是双方家长对财礼及其它条件要进行讨价还价，男方必须送给女方一定数量的礼物、钱财，才能订婚、成婚。三是包办婚姻一般多在子女未成年时即由家长作主订婚。这样，从议婚到结婚，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建立婚姻关系大体要经过议婚、订婚、结婚三个阶段及聘娶的有关礼仪程式，还要具备相应的仪物，婚礼自然就变得复杂了。

唐代杜佑在他的《通典》卷五八《礼·天子纳后》中叙述“六礼”形成之前，我国婚礼的演变过程为：“遂皇氏始有夫妇之道。伏羲氏制嫁娶以俪皮为礼。五帝取时，娶妻必告父母。夏氏亲迎于庭。殷迎于堂。周制，限男女之岁，定婚姻之时，亲迎于户。六礼之仪始备。”从杜佑之记述，说明在夏、商时代，已有亲迎之礼。至周代，“六礼”之仪已经开

始具备。

“六礼”形成于周。由于“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的西周，宗法制度和宗族制下的父权家长制已十分完备，私有制下的包办、买卖婚姻已经历了相当漫长的过程。所以，这种婚姻形态的婚礼，也就逐渐形成一套模式化的复杂繁琐的礼仪程式。这就是纳采（下达）、问名、纳吉、纳征（纳币）、请期、亲迎的“六礼”。战国两汉成书的《仪礼士婚礼》、《礼祀》对“六礼”又进行了文字上的加工、整理，使之定型化、规范化。从此流行数千年，才至于今。

二、皇帝纳后礼仪程式

唐朝皇帝纳后，其婚仪基本遵循古之“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仪礼·士昏礼》疏）。据《艺文类聚》卷四〇引郑众《婚礼谒文》云：“纳采，始相与言语采择可否之时；问名，谓问女名将归卜之也；纳言，谓归卜吉，往告之也；纳征，用束帛，征成也；请期，谓吉日将亲迎，谓成礼也。”不过唐朝皇帝纳后，其程式较之前代繁复且隆重，通过它可以从一个侧面窥知当时社会发展的程度。

1. 皇帝卜日、告圆丘、方泽并如加元服仪。其祝文临时撰写。
2. 临轩命使。将行纳采，制命太尉为使者，宗正卿为副使，吏部承以戒之。前一日，尚舍奉御设幄座于太极殿如常。守宫设群官客使等诸应陪位者次于东西朝堂。太乐令展营悬于殿庭，设举麾位于殿上，一位于悬下，鼓吹令设十二案，乘黄令阵车辂，尚辇奉御陈舆輶，皆如元日之仪。典仪设文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位于悬东，六品以下于横街南，皆重行，西面北上。设武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位于悬西，六品以下于横街南，当文官，皆重行，东面北上。设朝集使位各分方于文武官当品之下，设诸亲位于四品、五品之下，设蕃客位各分方于朝集使六品之南，诸州使人分方位于朝集使九品之后。设典仪位于悬东北，赞者二人在南，少退，俱西向。设使者受命位悬东北，赞者二人在地，少退俱西向。设使者受命位于大横街南道东，副使又于其东，少退，俱

北面。奉礼设门外位于东西朝堂如元日仪。其日，诸卫勒所部列黄麾仗如常仪。群官依时刻集朝堂，俱就次各服其服，通事舍人引就朝堂前位。侍中量时刻版奏：“请中严。”仗载近仗入陈于殿庭，太乐令帅工人入就舞位，协律郎入就举麾位。诸侍卫之官各服其器服，符宝郎奉宝，俱就阁奉迎。典仪帅赞者先入就位。通事舍人引群官入就位，又引使主副入立太极门外道东，西面。黄门侍郎引主节执幡筭，中书侍郎引制书案，立于左延明门内道北，西面北上。侍中版奏：“外办。”皇帝服袞冕御舆以出，曲直华盖警跸侍卫如常仪。皇帝将出，仗动；出自西房，即御座坐，南向。符宝郎奉宝置于御座如常。通事舍人引使主副入就位。立定，典仪曰：“再拜。”赞者承传，群官在位者皆再拜。侍中前承制，降诣使者东北，西面称：“有制。”使主副俱再拜。侍中宣制曰：“纳某官女为皇后，命公等持节行纳采等礼。”宣讫，使主副又再拜。侍中还侍位。黄门侍郎引主节立于使者东北，西面。主节以节授黄门侍郎，黄门侍郎执节西面授使者，使者受，付主节，主节立于使后，黄门侍郎退。中书侍郎引制书案立于使者东北，西面。中书侍郎取制书，西面授使者，使者受制书置于案，持案者退立于使后，中书侍郎退。典议曰：“再拜。”赞者承传，群官在位者皆再拜。舍人引使者主副出，持节者前导，持案者次之。侍中前跪，奏称：“侍中某臣言，礼毕。”俯伏，兴，还侍位。皇帝降座，御舆，入自东房，侍卫警跸如来仪。舍人引群官在位者以次出。初使主副乘輶备仪仗而行，鼓吹备而不作，从者乘车以从；其制书以油络网犊车载而行。自后皆如之。

3. 纳采。前一日，守宫设使者次于后氏大门外道右，南向。其日大昕，使主副至于后氏大门外，掌次者迎入次。主人受于庙。掌事者布神席于室户外之西，莞筵纷纯，加藻席画纯，南向，右雕几。使主副出次，谒者引立于大门外之西，东西北上。持幡节者立于使者之北，少退，东面；令史二人对举制案立于使之南，执雁者又在其南，俱东面。主人立于大门内，西面。傧者立于主人之左，北面受命，出立门东，西面曰：“敢请事。”使者曰：“某奉制纳采。”傧者入告。主人曰：“臣某之女若如人，既蒙制访，臣某不敢辞。”傧者出告，入，引主人出迎使者于

大门外之南，北面，主人再拜。使者不答拜。主人揖使者，先入，至于阶，使者及宗正卿入，幡节先导，其持案及执雁者从入，幡节立西阶之西，东面。使者由西阶升，立于西楹间，南面；使副在使者西南，持案及执雁者在使副西南，俱东面。主人升阼阶，诣使者前，北面立。持案者以案进使副前，使副取制书，持案者退复位；使副奉制书进授使者，退复位。持节者脱节衣。使者曰：“有制。”主人再拜，宣制毕，主人降诣阶间，北面再拜稽首讫，升，进，北面受制书，退以授左右，仍北面立。使副取雁以授使者，退复位。使者受雁，主人再拜，进，受雁，退以授左右，仍北面立。傧者引二人对举答表案进于主人后，少西，傧者取表以授主人，主人受，进授使者讫，退复位，再拜。持节者加节衣。谒者引使者及使副等降自西阶以出。

制文（注云：凡六礼皆以版，长一尺二寸，博四寸，厚八分。后家答版亦如之。）

皇帝曰：咨！具官封姓，浑元资始，肇经人伦，爰及夫妇，以奉天地宗庙社稷。谋于公卿，咸以为宜。率由旧典，今使持节太尉封某、宗正卿封某以礼纳采。

答文

皇帝嘉命，访婚陋族，备数采择。臣之女，未闲教训，衣履若如人。钦承旧章，肃奉典制。某官封臣姓名稽首顿首，再拜承制诏。

4. 问名。使者既出，遂立于内门外之西，东向，并如纳采位。初使者降，主人降立于内门内东厢，西面。傧者进受命，出请事。使者曰：“将加卜筮，奉制问名。”傧者入告。主人曰：“臣某之子若如人，既蒙制访，臣某不敢辞。”傧者出告，入引主人出迎使者，至主人受雁讫出，如纳采仪。使者出立于内门外之西，使副在南，少退，俱东面。初使者降，主人降立于东阶下，西面。傧者进受命，出请事。使者曰：“礼毕。”傧者入告。主人曰：“某公奉制至于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礼，请礼从者。”傧者出告。使者曰：“某既得将事，敢辞。”傧者入告。主人曰：“先人之礼，敢固以请。”傧者了告。使者曰：“某辞不得命，敢不从。”傧者入告，遂引主人升立于序端。掌事者彻几，改设二筵，东上。设黼醴于东房

西牖下，加勺幕；坫在樽北，篚在樽南，实觯二，角柶二，各一笾一豆，实以脯醢，在坫北。又设洗于东阶东南如常。讫，傧者引主人降，迎使者于内门外之东，西面揖使者，先入。使者入门而左，副从之。主人入门而右，至阶，主人曰：“请某位升。”使者曰：“某敢辞。”主人曰：“固请某位升。”使者曰：“某固辞。”主人曰：“终请某位升。”使者曰：“某敢终辞。”主人升阼阶，使者升西阶，副从升，俱北面。主人阼阶上北面再拜，使者及副西阶上北面答再拜。主人受几于序端，掌事者内拂几三，奉两端西北向以进；主人东南向外拂几三，振袂，内执之，掌事者一人又执几以从。主人进，西北向。使者序进，迎受于筵前，东南向以俟。主人还东阶上，北向再拜送。使者以几避，进，北面跪，各设于座，差退于西阶上，北面东上，俱答再拜；立于阶西，东面南上。赞者二人俱升，取觯，降，盥水洗觯，升，实醴，加柶于觯，覆之，面叶，出房南面。主人受醴，面柄，进使者筵前，西北面立，又赞者执觯以从。使者西阶上北面各一拜，序进筵前，东南面。主人又以次授醴，使者受，俱复西阶上位。主人退复东陛上，北面一拜送，掌事者以次荐脯醢于筵前。使者各进升筵，皆坐，左执觯，右取脯，擗于醢，祭于笾豆间，各以柶祭醴三，始报一祭，又报再祭，兴，各以柶兼诸觯，上撤，降筵于西阶上，俱北面坐，俱啐醴，建柶，各奠觯，遂拜，执觯，主人答拜。使者进，升筵坐，各奠觯于荐东，降筵，序立于西阶上，东面南上，掌事者牵马入陈于门内三分庭一在南，北首西上。又掌事者奉币篚升东阶以授主人，主人受于序端，进，西面立。掌事者一人又奉币篚立于主人之后。使者西阶上俱北面再拜。主人进诣楹间，南面立。使者序进，立于主人之西，俱南面。主人以币篚授使者，使者受，退立于西阶上，东面。掌事者又以币篚授主人，主人受以授使副，使副受，退立于使者北，俱东面。主人还东阶上，北面拜送。使者降西阶，从者迓受币。使者当庭实，揖马以出牵马者从出。使者出大门外之西，东面立，从者迓受马。主人出门东，西面再拜送。使者退。主人入立于东阶下，西面。傧者告主人曰：“宾不顾矣。”主人反于寝。使者奉答表诣阙进。

制文

皇帝曰：咨，某官封姓，两仪配合，承天统物，正位于内，必俟令族。重章旧典，今使使持节太尉封某、宗正卿封某以礼问名。

答文

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制，问臣名族。臣女夫妇所生，先臣故某官之遗玄孙，先臣故某官之遗曾孙，先臣故某官之遗孙，先臣故某官之外孙女，年若干。饮承旧章，谨奉典制。某官姓某稽首顿首，再拜承制诏。

5. 纳吉。前一日，守宫设使者次，以下至主人立于大门内西面，如纳采仪。俟者进受命，出请事。使者曰：“加诸卜筮，占曰从，制某也纳吉。”俟者入告。主人曰：“臣某之女若如人，龟筮云吉，臣占在焉。臣某谨奉典制。”俟者出告，入，引主人出迎使者于大门外，以下至使者降自西阶以出，如纳采仪。使者出立于内门外之西，使副在南，少退，俱东面。初使者降，主人立于东陛下，西面。俟者进受命，出请事。使者曰：“礼毕。”其俟使者如问名之仪。

制文

皇帝曰：“咨，某官姓，人谋龟筮，金曰贞吉，敬顺典礼，今使使持节太尉封某、宗正卿封某以礼纳吉。

答文

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制，太卜元吉。臣陋族卑鄙，忧惧不堪，钦承旧章，肃奉典制。某官臣姓某稽首顿首，再拜承制诏。

6. 纳征。前一日，守宫设使者次如初。某日一昕，使主副至后氏大门外，掌次者延入次。执事者入布幕于内门之外，玄纁束帛陈于幕上，六马陈于幕南，北首西上，执事者奉谷珪以匱，俟于幕东，西面。掌事者设几筵如初。使主副出次，谒者引立于大门外之西，东面向上；持幡节者立于使者之北，少退，东面；令史二人对举制案立于使副南，东面。主人立于大门内，西面。俟者进受命，出请事。使者曰：“某奉制纳征。”俟者入告。主人曰：“奉制赐臣以重礼，臣某祇奉典制。”俟者出告，入，引主人出迎使者于大门外之南，北面，主人再拜。使者不答拜。谒者引使者及使副入，幡节前导，持案者从入。使者放门而左，主人入

门而右。至于内门，使主副立于门西，东面北上。主人立于门东，西面。傧者引主人揖使者，先入门，至于陛，使者及使副从入，由西阶升，立于楹间，南面；使副在使者西南，持案者在使副西南，俱东西。主人由阼陛诣使者前，北面立。于主人揖入门，执事者坐启匱取珪，加于玄纁上，及牵马者从入三分庭一在南，北首西上，执珪者在马西，俱北面。持案者以案进使副前，使副取制书，持案者退复位；使副奉制书进授使者，退复位；持节者脱节衣。使者曰：“有制。”主人再拜。使者宣制毕，主人降诣阶间，北面再拜稽首讫，升，进，北面受制书，退以授左右，仍北面立。傧者引二人对举答表案，进主人后，少西，傧者取表以授主人，主人受以授使者讫，退复位，再拜。谒者引使者及使副等降自西阶以出，立于内外门外之西，使副在南，少退，俱东面。初主人受制书讫，左右受玉帛于庭，受马者自左受之以东，牵马者既授马，自前西而出。主人降立于东阶下，西面。傧者进受命，出请事。使者曰：“礼毕。”其傧使者如纳吉之仪。

制文

皇帝曰：咨，某官姓之女，有母仪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宜奉宗庙，永承天祚，以玄纁珪马，以章典礼。今使使持节太尉封某，宗正卿封某以礼纳征。

答文

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制，降婚卑陋，崇以上公，宠以丰礼，备物典物。钦承旧章，肃奉典制。某官臣姓名稽首顿首，再拜承制诏。

7. 告期。前一日，守宫设使者次，以下至出请事，如纳采仪。使者曰：“制使某告期。”傧者入告。主人曰：“臣某谨奉制。”傧者出告，入引主人出迎使者，以下至礼毕，如纳采仪。

制文

皇帝曰：咨，某官姓，谋于公卿、太筮、元龟，罔有不咸。率遵典礼，今使使持节太尉封某、宗正卿封某以礼告期。

答文

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制，告曰：“惟某月某日可迎。”臣钦承旧

章，肃奉典制。某官臣姓某稽首顿首，再拜承制诏。

8. 告庙。有司以特牲告如常告礼。祝文临时撰。

9. 册后。前一日，守宫设使者次于后氏第大门外之西如常。尚舍设尚宫以下次于后氏阁外道西，东向，障以行帷。其日临轩命使，如纳采命使之仪。(注云：太尉为正使，司徒为副使。)奉礼设命者者位于大门之西，东向。使副及内侍位于使者之南，举册案及宝绶者在南，差退，持节者在使者之北，少退，俱东向。设主人位于大门外之南，北面。设使者以下及主人位于门外亦如之。设内谒者监位于内门外主人之南，西面。内谒者监设司赞位于东阶东南，掌赞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内谒者监又先置一案于阁外，近限。使主副乘辂持节，备仪仗，鼓吹备而不作，至后氏大门外，使者降辂，掌次者延入次。尚宫以下至阁之次。内仆进重翟以下大门外道西，东向北上。诸卫令其属布后仪仗如常。使者出次，谒者引使者以下就门外位。主人朝服出，立于东阶下，西面。傧者进受命，出门东，西面曰：“敢请事。”使者曰：“某奉制授皇后备物典册。”傧者入告，遂引主人出迎于大门外，北面再拜。使者不答拜。谒者引使者入门而左，持节者前导，持案者次之。主人入门而右。至内门外，各就位。立定，奉册宝案者进当使副前，使副受册宝，持案者退复位，使副以册宝进授使者，退复位。内侍进使者前，西面受册宝，东西授内谒者监，退复位。内谒者监持册宝入立于阁外之西，东面跪置册宝于案，俯伏，兴。尚宫以下入阁奉后首饰袆衣，傅姆赞出，尚宫引降，立于庭中，北面。尚宫跪取册，尚服跪取宝绶，兴，立于后之右，少前，西向。司言司宝各一人进于后左，少前，东向。尚宫称：“有制。”尚仪赞：“皇后再拜。”皇后再拜。宣册讫，尚仪又赞：“皇后再拜。”皇后再拜。尚宫奉册进授皇后，皇后受以授司言；尚服又奉宝绶次授皇后，皇后受以授司宝。讫，尚仪赞：“皇后升座。”尚宫引皇后升座，南向坐。内官以下俱降立于庭，重行，北向西上。立定，司赞曰：“再拜。”掌事承传，内官以下皆再拜讫，诸应侍卫者各升立于侍位。尚仪前跪，奏称：“礼毕。”皇后降座，尚宫引皇后入于宫。主人傧使者如告期之议。使者乘辂而还，诣阙复命。

册文

维某年月日，皇帝使使持节太尉封某，司徒封某命某官女某氏为皇后。咨尔《易》阶《乾坤》，《诗》首《关雎》，王化之本，实由内辅。是故皇英嫔虞，帝道以光；太任妣姬，周胤克昌。皇后其祇昆虫厥德，以肃承宗庙，虔恭中馈，尽敬于妇道，尊师道于六宫，作范仪于四海。皇天无亲，惟德是依，可不慎舆！

10. 命使奉迎。其日晡后，侍中量其时刻和版奏“请中严”。晡后三刻，皇帝版衮冕出，升所御殿，宫人侍卫如常。文武之官五品以上立于东西朝堂如常仪。奉迎前一日，守宫设使者次于大门外道右，设使副及内侍次于使者次西，俱南向。尚舍设宫人次于阁外道西。奉礼设使者位于大门外之西，东向；使副位于使者之南，持案及执雁者又在南，差退，持节者在使者北，少退，俱东向。奉礼位于使副西南，赞者二人在南，差退，俱东面。设内侍位于大门外道左，西面。其日，司赞设宫人以下位于堂前。使主副朝服发朝堂，乘辂持节，备仪仗，至大门外，使者降辂，掌次者延入次。官人等各之次奉迎。文武官至宿卫及列卤簿如常仪。尚仪奏请皇后中严，量时刻傅姆导皇后，尚宫前引，出，升堂，宫人等侍卫如常仪。皇后将出，主妇出于房外之西，南向。文武奉迎者皆陪位立于大门外，文东武西，北上。立定，谒者引使者诣大门外位，使副、内侍等各就位。主人立于内门外堂前东阶下，西面。傧者受命出请事。使者曰：“某奉制，以今吉辰率职奉迎。”傧者入告。主人曰：“臣谨奉典制。”傧者出告，入，引主人出门南，北面再拜。使者不答拜。谒者引使者入门而左，持节者前导，使副及持案、执雁者次之。主人入门而右。至内门外堂西阶，使者先升，立于两楹间，南面。使副在使者西面，持案及执雁者在使副西南，俱东面。主人升东阶，诣使者前，北面立。持案者以案进使副前，使副取制书，持案者退复位；使副奉制书授使者，退复位。使者曰：“有制。”主人再拜。使者宣制毕，主人降诣阶间，北面再拜稽首讫，升，进，北面受制书，退授左右讫，主人再拜，仍北面立。使副取雁授使者讫，主人再拜，仍北面立。使副取雁授使者讫，主人再拜，进受雁，授左右，仍北面立。傧者引二人对举答

表案，进立于主人后，少西，傧者取表以授主人，主人受以授使者讫，退复位，再拜。谒者引使者及使副降自西阶以出，复门外位。立定，奉礼曰：“再拜。”赞者承传，使主副俱再拜。使者曰：“令月吉日，某等承制，率职奉迎。”内侍受以入传于司言，司言受以奏闻。尚仪奏：“请皇后再拜。”皇后再拜讫，主人入，升自东阶，进，西面诫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无违命。”主人退立于东阶上，西面。母诫于西阶上，施衿结帨，曰：“勉之敬之，夙夜无违命。”讫，腰舆进，皇后升舆以降，尚宫前导，六尚以下侍卫如常。皇后升重翟以几，姆如仪。内官侍从及内侍导引应乘车从者如卤簿常仪。迎使及百官当引从者皆退，随便立。皇后车出大门外，以次乘车马引从如常。

制文

皇帝曰：咨，某官姓，岁吉月令吉日，惟某率由典礼，今遣使持节太尉封某、宗正卿封某以礼迎。

答文

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诏，令月吉辰，备礼以迎。蝼蚁之族，猥承大礼，忧惧战悸，钦承旧章，肃奉典制。某官臣姓某稽首顿首，再拜承制诏。

11. 同牢。其日，内侍之属设皇后大次于皇帝所御殿门外之东，南向，铺座如常。将夕，尚寝设皇帝御幄于所御之殿室内之奥，东向，铺地席重茵，施屏幛。初昏，尚食设洗于东阶东南，东西当东靤，南北以堂深，罍水在洗东，篚在洗西，南肆。设后洗于东房近北，罍水在洗西，篚在洗东，北肆。皆加勺幕。馔于东房西墉下，笾豆各二十四，簋簠各二，甌各三，皆加巾盖，俎三。樽于室内北墉下，玄酒在西，加幕，勺南柄。又樽于房户外之东，无玄酒，坫在南，加四爵、合卺。皇后重翟入大门，鸣钟鼓，卤簿止于外，匠侍应从者如常。皇后从永巷至大次前，回车南下，施步障毕，尚仪进当车前跪奏：“请降车。”兴，退复位。皇后降车，御舆，司舆率伞扇等，司灯率执烛者俱布列前后。皇后入就大次，严整讫，尚宫引皇后诣所御殿门外之东，西向立。尚仪跪奏：“外办，请降座礼迎。”皇帝降座，尚宫前引诣门内之西，东面，揖后以人。